猗蘭臺集

三稿

五

17

へ16
3371
17

猗蘭臺集三槀卷之五

尚古

尚古之時有毛類其大食曰飽劣其小食曰饑疾饑疾食也小而騰翥千里而能得達也飽劣食也大而躊躇咫尺而不得陸粱也或曰辟之人飽劣如厚祿而無才者饑疾如薄祿而有才者今之人多貴飽劣賤饑疾故饑疾如喪狗而失其志飽劣得養畜而震其勢噫乎噫乎天乎

昌平坂學問所
淺草文庫
日本政府圖書
文林叢洲
門 へ16 號 3371 卷 17
42-11122

天乎噫又時乎從傍有聞其嘆曰女乎何嘆乎夫人生百年究榮於一時終乎蓬顆蔽冢也已而蔽乎飽劣則如雞犬然其將雞犬猶有司時守夜之才而稱焉則若彼之不若雞犬乎饑疾已碌碌不用而螭騰龍翥之才垂之萬世焉則何可與彼同日言乎凡今之人榮一時之榮不榮千載之榮

有功

有功而進順無功而進不順有功則天下知是以信焉無功天下不知是以疑焉天下之心君之心君之心苟不順則萬民惑夫成功必有巨獲必周于德審于時周于德審于時然後民必知務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功之難何可一旦而成乎

阿木辨

江東之阿有木此木也外直而內空葉密而無實也匠者一顧量之棟梁再顧窺知其空舍去焉時人相謂何爲舍去乎此木也無有瘰瘣空中繩墨於是伐焉用焉果不能用也或聞此言曰豈啻阿木而已於人有之哉夫爲人巧言懷諼俛眉承睫能調和人心以干爵祿者外則如有之內則無有之奚異阿木之狀乎然人情多信用其所見之良不顧倫魁英雋之才是以愚者易進賢者易退諂者承寵諫者承罪噫乎今之匠者皆同彼時人何能知用舍焉盍諂諛之人一旦而擧焉重爵祿執大政而終不能居其位者殆如或言

猖狂子問答辨

猖狂子逍遙乎出立譙門之下童子五六人從焉少焉厚祿諸侯列車馬而過從者以千數焉盍其爲麗靡也爲隆貴也翠帽金較璿弁玉纓

耀日焯爍一童子曰美哉盛哉侯之於世雖我乎於人無異然而以其盛且美乃自顧我如我不可謂人乎何爲造化如此甚厚彼甚薄我乎生而無樂夗亦無樂口則無膾鯉膓胎鰕鮑鼈炙之樂耳則無金石絲竹匏土角木之樂鼻則無菌桂蘭麝之樂目則無懸黎垂棘金礦丹礫雲精爥銀之樂身則無綺襦紈袴之樂今年少十三老而及百何異今日也傍之童子聞之謂

之猖狂子猖狂子笑而執其手曰汝所嘆亦宜矣然汝今已不學吾大道乎學吾道者猶有樂於彼也不知歟曰何乎曰今所見列侯唯是一時之榮而已夗及黃泉則其金較玉纓忽爾入土中去焉其麗靡隆貴卒然如烟霧消焉夫吾所謂樂也者不有大業者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清辭麗曲無不振盪萬象也天也無終人也無盡無終無盡則其必有知我者知而傳焉名

譽愈益無朽生而無其樂死而有斯樂汝今簞門圭竇羹藜唅糗其所榮在于玆也雖汝幼乎常置心於其域勿佗慕矣童子再拜曰均雖不敏請事師言

張玦問吾聞大匠無棄材然不用樗木何乎猖狂子曰其木也以擁腫而不中繩墨不可造宮室故不用也曰然則終棄此乎曰不然乃橫偃之以防水之齧岸疊積之爲登高之梯階則亦

有用也凡君子用人也同乎匠者用材各知其所可爲而使之爲焉故功遂矣才成矣苟不知其所可爲而用焉則其人必不能行仁義矣不能治生民矣玆玆鬱鬱乎唯歲月居其職而已矣斯之謂偷官貪祿也亦用之不得用焉君子之罪也

湛問天雨矣受之大海則不見釐毫之增而其積也多矣受之小池則已見寸尺之增而其積

也少矣海水者常多無盡池水者常少無足故池也竢乎雨降乃使之育於鯢鰤生於萑蒲然而天之所降不爲其多多其不足不爲其少多其多是以多者彌多少者彌少矣以此觀於人人之貧賤富貴率亦如此乎其必如此謂天道不仁乎又且謂所降者則一而所受者則異故貧賤終身貧賤乎湛嘗因天雨發起此疑如何猖狂子曰善哉問焉夫人之於天各有所得而

後生焉生而後非得天道故至得不宜得於其己之譽乃已病乎乃已死乎乃已擯官失祿乎終復返其所宜得於己故聖人有知天命之言也小人不知有之是以日唯役役焉欲干富貴夙夜勞心苦身而諂諛乎其上不得則憊精傷神而譏詆乎其上是皆不知所不宜得於己者也大海小池受雨亦天之所爲也雖然天地造化之變一旦而起則海爲陸池爲海也人間亦

如此變則貧賤富貴代行焉然此變也勿必矣天下之人愚多賢少蓋其多也人之常歟其將以多爲常歟假令有賢也誰能賢其賢乎所以愚爲人之常也且天下之治也愚能治愚治愚相合而其政大行然則雖無賢也可乎狷狂子曰夫賢聖之興也天也時也其能以天而興然不得其時則不能聖爲聖焉不能賢爲賢焉孔丘顏回之屬是也其能得天與時而興乎聖必

出于上而賢必出于下聖賢相合而禮樂成聲教行斯之謂政斯之謂治也愚之政治何爲足論焉乎

韓愈自御史出爲陽山令陽山天下之窮處其民皆鳥言夷面言語不通畫地爲字德以爲豈唯其民而已乎對世之流俗而言仁義則變色不應言文辭則起座不居至其不通豈異此乎又其之所言固不當君子之道是謂鳥言焉可

乎猖狂子曰然矣是同聾者幸雖爲人面然心同陽山民汝何必對彼用言爲乎勿言可也

湛問世有聞人之嘉言則爲己之言觀人之善行則爲己之行者如何猖狂子曰我聞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趣苟或行之必見其成其人也縱令執人之言而言之執人之行而行之而其言行實不出自己則言必不可慮其所歸行必不可知其所

遂又問如斯人無害國家乎曰有上或不知之而下競爲之如令虎豹窟于麗塲豺狼乳于春囿

寄白河侯

豚兒捧足下之詩來慇懃示足下之言開緘忽爾如珠之落玉盤且見賀不佞加祿感佩不少項復得面而盡高意何幸過之又聞足下受朝命歸封國一載之別雖不久焉然想詩之采

蒿所言豈可亦不言久焉乎炎熱惱人伏惟行
矣自愛送別之詩寄贈

画跋

此画郭熈所圖也上有玉盤之字絹蝕難見考
之東坡詩序曰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
承之如盤因名曰玉盤盂又考之東坡曰玉盤
盂芍藥之名也蓋熈通用之

奉賀我

后六十初度頌序

惟寛保三祀春正月丙子
后聖筭値六十之辰臣忠統敬從
朝列之後乃敢奉獻華封之辭以祝堯德臣忠
統曰若稽古周書周文公之言曰君子所其無
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遂爾
歷陳古先聖賢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
不敢荒寧肆其享國無怉克壽永久周詩又美

文王之德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凡以詩書所列若斯之類昭昭乎不可勝載亦皆莫不章令王之明德以幾其億萬斯年之壽者也何則天下萬民莫不祈求其躬安泰而其躬安泰亦莫不仰依君上之德焉則亦莫不請願君上壽考以永此仰依焉故萬民所安上天顧焉上天所顧君上綏焉君上所綏福履雖多未有大於壽考矣臣忠統伏惟我后盛德卓越歷世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中昃之勤不遑暇食又且儀刑先聖萬邦作孚是在

朝臣僚至天下萬民所以奉祝億萬斯年者也則華封所數又何足言焉臣忠統誠惶百拜敢上其頌其辭曰亹亹翼翼君德之紀不解于位民之攸曁民之質矣飲食必祝天定我

后降此遐福普天率土同心同德天之聰明聽
民乃得保右命之萬壽無疆百辟卿士永戴慶
祥

送德生還京序

德生爲人才達而不剗家富而不驕事之理究
則施財於人若棄敝蹝焉且德生常厚於我我
向遇河內凶乃遺粟數石救飢饑之難至今其
民安矣先是有司命德生曰計諸山所出銀銅

明其興廢損益而定例矣德生奉命乃諸山所
有銀銅坐悉謀之而告有司有司退而識之業
已若其言也有司可之而云云若其言焉果例
定而國用足矣今年夏來東都有司復下令復
能謀之而告有司有司又可之而若其言焉冬
十月還京余曰勉哉天下之用莫大焉方今有
司擧用而名聞當世尚且爲汝言乎塊然寂然
近者無所識遠者無所聽如此而後可謂大成

也達用之道也勉哉德生

桂花樓記

余嚮移東都公街橋邸居焉十五年偶病矣醫曰疾之在職已十五年執事之勞積以爲病願疾能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而不傷精神雖無藥石其安焉曰統也不敏夙夜思之猶且不及而如子之言必奉職無狀統也不能爲之醫前曰不然吾聞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故君

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淸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疾亦不無所有餘盍能思鬱散發懷抱調和乎請勿以鄙言而鄙焉於是乃相方而取觀闊地而築樓越月而成蓋其所觀者譙門西聳金城北廻邸第連南大海當東殊可賞者月出潮平風收光浮當斯時延客而登臨焉罄歡而笑語焉詩酒相交絲竹相和咸賀曰善哉請以桂花名焉且夫此樓也廼

城郭挾區宇莫可或壯觀然卒然得之而若游乎異境者殆非造物者之欲慰疾以治疾使爲眉壽萬年耶不然何能至于此願日之八次開燕爲常以飲于茲疾其許耶曰諾無何疾已力足會飲在今日斯觀游所爲而美言所治也其將陳琳之檄枚乘之七亦非唯古也今年修理而增造故下筆記之

長松園記

去棟宇五六步而松林森然如連數十里其下青蘚滑生而小徑通其間焉徑左水曲而東流深乎尺廣乎五尺勢急而且清焉徑行五十步有小池方不盈四丈橋石而渡鯉魚不畏人而浮泳名曰文池或問文之故曰余每著作搆思之時乃得一言而其次或否隔則立茲池上觀水魚之游乍復篇成是以名焉云過池西行百步有竹林殆可與嵆阮輩娛也林間水始聲激

石而流兩岸芳艸叢生廻林而麗靡乃不過十步登丘焉下則到小堂堂中丈四方綠竹靑松還檐而生焉又且可與子猷愛也沐暇之日醉於茲歌於茲歌則松韻響和醉則水涼來醒心已般乎不知老將至死之游究矣或曰昔梁苑西園之游雖歷數百載而今猶如視者非所以載藻思而傳乎今天下諸侯居大國食大祿乃闢苑而壯麗亭觀堂室設宴而咀嚼酒肉菓蓏

然而未聞一有授簡而賦者故山泉之賞飛蓋之歡何以視之後世乎今侯於茲園園雖小而形勝宴游艶發毫素則何異夫古歟且侯常以文雅與造化游也至乎造化亦能知侯之所好愛與侯相行止而現出木石水土之奇異而如侯之自作焉侯其知之歟曰若何曰初築苑也壞丘則獲奇石鑿地則似息壤水遠來於玉河樹邇連於宮松是以不多費人力而勝概盡具

矣豈唯人工耳曰聞子之言始知有之意者余於山水嘗欲以齊勝之具放情丘壑然縻官未能遂其志故聊營其趣以樂而已其將如此以余好愛而所植所築殆有爲造化所相佐乎迺以子之言爲園之記若夫斯文幸行大國大國諸侯乃以子之言爲自愧歟然則非惟園之稱耳導文雅一也不可不記是歲延享元年也

送子遷西游序

世將爲觀游乎山水者其所好率屑屑乎專乎小奇異如巧畫者而不出自然焉蓋其以爲特殊乎乃以山則必紆譎而嶢岩水則必究渾而膠戾石則必如虎狼樹則必如龍蛇爲最爲秀而相賞譽焉延享二年春三月服子遷偶有西游之志而西矣予以無暇執事不與其發日之筵載酒而别焉乃贈言而餞焉曰夫果如予言乎蓋於西都之勝槩也恐其不可觀者多矣余

嘗視子遷所好非唯以當今之所專而爲專焉其能出廣大而入自然乃若芙蓉之峻東海之淼其於雲雨驚濤之觀常以爲壯也挾之往游何能至飄焉短章闊焉大篇由勝而有觸發乎若或有一二可取者枉駕而顧焉則又都人士大疑怪乎有何所觀者乎觀焉然則其於山水世以爲不足顧焉者乃始得子遷而垂其名萬世歟其自古有賞而世以爲奇異而巧焉者多

已得子遷而失其名當今歟是子遷所以西游與以之爲言

常無欲酒壺銘

常無欲酒常淸何無欲酌常醒

桂華樓再記

延享二年春有司廵行城上使下吏剪伐官松踈其過鬱於是予桂華樓之觀始得望芙蓉之大嶽於西南之閒是亦造化所爲乎先是自記

此樓之觀也以東方之大海爲勝第一焉今已得大嶽則嚮一者二二者三其序殆然予二十有二年于玆一旦竊覽止足之分希湖海之志於今職不可辭則枉屈其志勉强懶惰而守忝行禮唯是老焉日勞不可不無養生之術因乃愈喜此壯觀縱逸吾精神也嚮以日之八次爲燕飲之常誘引吾黨而盡驩然而延上座爲客者唯獨服子遷耳其餘或爲書畫或絲竹管絃

呉歛蔡謳之屬亦以助興也徒以十五六年之間才子多逝矣筆墨之輩稍衰哉時時與子遷謂造化於吾黨一如此乎一大奇秀可立乎天下者其不存乎即吾國之名山大川得吾黨以著其勝不朽名譽也微吾黨何以及玆以此常共疑怪也雖然今已得現出大嶽於此樓新引詩興更設讌飲者又何可一謂造化不奮揚吾黨乎一日示此觀於子遷子遷亦謂常疑果少

解哉樓之奇觀盡具焉不可不再記於是乎又
記

奉賀紅葉山
神廟新修八講大會詩序

我
大君安治天下三十載于茲仁德浹洽國民饒
豊恭惟
大君以爲天地造化之變不可測焉然繼嗣

先廟之治以來不聽民之患豈吾德乎凡以
神祖聖德延于無窮暨于四海也於是新修八
講陳設禮樂欲以報告
神靈且賀國初以來百三十載之安治也今年
延享乙丑春三月請輪王一品法親王公孫梶
井法親王敍仁於紅葉山
神廟修其大會金石調和威儀恭敬蓋天下之
壯觀也於是諸侯百僚下及萬民無不愈益仰

望
大君弘德者也小臣忠統恭與其列焉邇拜八
講禮樂之所行故聊賦詩以奉賀云
高廟金雲合大乘玉筵開滿朝陪八講盛德及
三才追遠民歸厚覲儀鳳舞來
聖君凞庶績萬國仰明哉

答某

辱書蓋其意以人之醜詆於余見示焉語意甚
浚高詆甚厚然不佞心尚自若何酬解之爲乎
何則不佞素罷駑之才非可當千里者焉且性
自幼好岑寂惡囂塵常讀聖賢之書陋室之中
逍遥容與與造化游以此終日娛而不顧世事
故言行出自其質與世枘鑿不相容且夫人人
有天授皆以天授而終焉然而人情無極人欲
無限是以富貴必好貧賤必惡美者必愛醜者
必憎蓋其以人情人欲無極無限各爲志願而

勞身於世願成者怡懌不成者惜惻乃視之當
時則窮達視之天授則自然豈復出其外乎且
自古垂名千載者凡有惜惻之聲著述所思也
且物必無盈無盈者造化之常也又無盈而有
盈亦造化之常也已而不用當時者慍著其聲
是以離騷史傳之類成横行千古身朽不朽豈
不無盈而有盈者乎用者無可言也唯釆榮當
世耳身朽名朽亦何不言有盈而無盈者乎以

此論則爵祿一時文章千古豈可同日語乎不
佞亦嚮著猗蘭子以演道且述思是則其聲也
今復何解其醜詆哉唯是統之天授也以天授
而終是天之道也今以足下厚我詳述乎茲願
知予之志願勿容世俗之言是祈

答某

承問爲政蓋今之政無如無爲無爲則自然而
治焉夫無爲老聃之道也今言老聃之道不言

聖人之道是足下所以甚疑也夫政者觀察天下之形與時之勢而可爲也今天下已依封縣之制而列侯保國萬民安堵百穀年豐萬寶日倍是非拱手而治之時乎當此時也使堯舜治又何爲乎不可不爲無爲也蓋可爲其無爲者獨在薦擧賢雋能可行其道者而使之執政也夫薦擧之道甚難焉雖聖人所難也柳宗元曰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

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巧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今世多有無之而巧言者與無之不言似有之者此二者愈知之難聽信之難也故多以之得薦擧食祿執權夃先進者後夃後進者先是以天下側目怪疑人人屈志不能盡心焉其害不著外而積內終以義違信戾甚失治道之大意也昔燕王始自隗而賢者多聚得賢雋之道也

今推延亦能如隗何為無賢隽乎以足下問之切大凡奉答

答某

某月某日賜書再三轉讀略得其意曜交之感何以謝焉以足下如此慇愛於我玆述我思且流俗不知我之狀足下以此慰焉幸甚蓋余為人素疎懶又加積痾無差又且自幼好學九歳初入其後雖繫官然有暇日則倚几讀古人之

書以娛焉寂然獨觀山川草木雲雨鳥獸從造化而代變世之盛衰人之禍福從日月而來去則或感或嘆或慇或慰不知老至雖然旁無藥石暫時不寧尚且近來痛足難為起跪又慵著禮服勉強為之疲勞大息何能耐久乎於是屢思昔在西臺時登山採薇下谷吸水遠望鬱林邇看修竹坐大石如席平酌酒題詩歎目樂心興盡而歸則乘版輿睡不知路秋愛丹楓夏嗽

清流世情殆絶精神自爽古人所謂不曲天性誠是也旣已游此境養痾延命一旦舍之羈身假令旦夕導養何能得差乎常挾之懷抱而不忘而與世之爭采榮者並居則心已如倚糞牆彼亦爲奇異不親是不但其所好之相異而已以生質受天操靜清濁不相同也然而於我言行也固己與彼等異將何以爲非歟則皆不知我之徒也其徒爲黨又自言其可言耳唯所願

者養痾寂寞之地而終天命語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又何防焉足下爲能亮察焉

與源能

余嘗讀韓愈上宰相書慨然怪其自言干祿進官甚焉夫愈者唐三百年一二之大家而有此事何乎故余常惜其優學力而劣志意然今已有執政之人厚祿大爵而無知枉己而愈益欲干爵祿之志者以此觀之愈干之亦宜哉如今

之人雖跖不可及也夫常人不可稱爲賢智不可稱爲廉潔只自爲己可爲以守其職己是雖常人所可爲也而妄爲縱欲以居其職是謂乎大賊之人也與此人並立執事乎殆病於倚糞牆足下爲思之余自幼好學讀聖賢之書察聖賢之道雖未能熟得其道之大凡髣髴其旨矣是以察視其人之情乎一一不能盡舌頭不能陳文辭足下爲思之余頃得加祿特恩益厚而

反以譏其人亦已難言焉但其太甚也不可不言足下爲思之且足下爲如之何乎

與子遷

足下大飲無恙不佞本不可同日語也加之頃抱新痾也飲則苦止則寧故投廢盃尊已三旬絶風雅歸大俗愈益與足下不可不避三舍也乃日以無爲寂寥扶杖徐步看園梅之開落弄池魚之浮游耳天陰風寒則向爐火自若自謂

自傍望我言如木猴人乎今已日日春光駘蕩非興發人意之時乎當此時投廢盃尊殆失吾黨雅量也但亦病之所爲無如何也等揚之画數軸自佗來山水人物皆盡逼眞水如流雲如行草木如搖老少如語鳥獸如走飛山丘巖石尚且似自然以峻兮岏兮嵣崪兮嶱嵑兮筆意殆妙哉請來覽焉爲足下新貯春酒而竢

狩守信學古画跋

此學古圖者寛文年中狩守信所自画而獻嚴廟之帖也學古者倣倭漢名画七十一家之筆意而爲此是以名云至今藏
御府延享四年丁卯有
恩命得允摸寫焉乃摸者狩克信也自其七月至十一月而成矣於其彩色於其穠麗於其古淡人物花鳥山水樓閣菓竹數品之妙業已無毫釐之違縱令守信再画焉亦不可加乃爲家

寶浚藏焉大凡守信所画雖多乎世而如此帖者無此類殆謂画巧盡于此是帖也與御府併二焉可謂吾邦之珍玩也

與子遷

不見足下久矣唯時時聞家僕松清隆之言足下起居無恙般乎心悅焉今年大暑至今不去而疾病行世足下自愛余久病腰痛自季春至今日尚未和甚苦起臥俯伏且暮扶人與杖而少得動身耳然而所幸者於命無害請足下勿爲勞頃欲復築假山於別業會倩一妙手爲丘壑天然之致堆疊小石而爲尖峰粧飾木竹而爲幽邃而双峰之間以石激流而爲飛泉飛泉即入池而繞廻小嶋稍及山勢之尾多植秋艸而含野意大率夫一妙手所造也雖有舁築之費老身之樂何可惜焉其成也至初冬足下常

有此齋故言焉八月十七日忠統頓首

白狐山記 在喜壽苑中

自棟宇西皆山也而其尤者曰白狐西道百二十步而至其麓矣其左則斲崖如壁高五丈從麓而左行而登茂樹參差而密行之十五六步徑益狹樹益低且根柢凹凸于徑而難可行乃已欲之路則足不止欲之攀則陷不進援攀局促而至焉其上平夷有稻荷祠蓋是地之人民尊信之神也祠之東二十步松楓亂雜終日衆禽之所囀遊也其南有櫸木尤章也試欲量其大相依連抱然而衆木逼迫竟不能究極其圍繞而藤蘿之垂者數丈以風搖則若龍蛇下峻崖耋老曰茲木也經五百載而時時神靈遊遷茲枝幹南行五十步山舒徑緩又行二十步下竹林徑又屈曲而幽邃日暉盡凄凉起嬋娟澶漫恒若有聲焉名曰操琴篁余鬻買茲地也則

廻山溪而謀築室乃覩祠之將頽廢數嘆居民窮困不能繕治矣寬延三年之冬以病辭職而隱焉廼新建祠且設籩豆則民皆覲焉大悦矣

喜壽苑記

白狐之南有山曰觀濤石䃌樹密乃登巖頭臨于海有小溪而下躑躅白若雪夜行不迷東有山曰探巖其下多奇石皆作獸狀或仰或伏或跪或踞或相怒而齧或相角而鬬遠而望之若戴山於其掌背又且無土壤孤松蟠于石間又猛獸群聚渙乎而若捧錯落而若擁可謂苑之奇異也探巖之東有山樅林蓊鬱而韜藏其嶺兩山之間斷岸如削而泉摧石而聲焉其旁數石羅於探巖下亦爲異獸及異器之狀其左右躑躅紫白相雜焉丘又迤折于南又有躑躅熒熒乎專紅過之北下而東行池水潺湲而流有嶼橋焉松横其旁若渡兩橋焉嶼半半沙而東

有小丘大石及佳木香艸馥郁而生焉雙鶴常
下遊于厥中以爲和靖之所愛是其然乎搆小
店於丘之東僅寘故牀二三可坐漱流侵檻凉
風落襟尤與炎夏爲宜其東北數峰積疊而松
楓櫻桃之屬欐佹莿蔘於其上尤與春秋爲宜
自嶼北行渡長橋而東焉又折東南行荊門在
於莽蒼之中入則茅室背山而結其前多有衆
艸葉於春秋者水又廻而文若織焉山連環而

碧若圍焉坐而仰觀喜壽之滚林逼塞乎顥氣
以若無窮也余始至焉壞竄與艸山塞雜木雖
謝公之屐齒不能至暨既剪既芟既除既闢以
取自然而可取者於是清濁彰乎其質美惡異
乎其位山則增而愈高水則闢而愈廣樹分而
橚矗石顯而嵲㠑棊已兟之勝備矣雖然余縻
官不得燕樂唯僅以沐浴之暇爲石木之好事
而已豈猶拳拳乎常服膺乎今已遂懷窟之志

縱蹲林之情乎恬然曠然若鳥出於籠中翻于
雲轉于林環堵蕭然心與山水閒體偕雲物寬
殆忘人間之劇是則在是勝之容與於吾乎是
勝也因吾所爲若得轉回自然之質然非雅其
質也奇異壯快而無外物累心豈復使吾得日
觀望陶陶乎不知老將至然則勝之於吾也謂
相與偕有所得夫夫將謂相與偕有所得夫

喜壽山記 在喜壽苑中

出於苑之荊門則喜壽也左行向東而登焉徑
狹樹茂卓峙如屏而行者不得顧于其後或匍
匐或援攀以至其上平者十步所坐之心已悠
然數州之萬象粲而在袵席之下手攬雲脚目
合天碧西則連花林而綠延佗山而無窮東則
大海迫山麓而濶達矣總房折東南而北盡三
乂口其間數十里滄波遼廓而不可限若夫還
風飄忽而飛濤蹴天浴日濯星則是土壯觀也

最又以中秋觀月爲宜乃已與朋徒游引觴滿酌泛影傲飮放歌彈曲鼓吹調和天籟送聲響亮入雲以爲是境之山水非夫造物能使吾逍遙何爲洋洋乎有厥樂邪凡山水造物因人彰以其異態人亦因其異態以樂故山不必極高而高水不必究廣而廣是其所觀望則變夏之狀目以謀焉溯洄之聲耳以謀焉豁乎而邈者神以謀焉濬乎而覯者心以謀焉是以幼耿從容之樂卒然而至夫後之人可能樂吾所樂而游邪其能樂吾所樂而游吾復何言若夫不然山水造物於吾吾豈虛之邪故記之以使後之游者知吾所樂而游喜壽地名山亦云然

喜壽亭記

搆亭喜壽地以幽閒也夫幽潛閒逸潛不見以足隱逸不損以足養足養莫毀故命全足隱莫擾故心定心定以寛命全以壽壽喜在其中世

言曰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掘其中鷹鸇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故丘壑松桂所叢生車馬塵埃所不犯相以潛逸搆之圖也亭之制也喜壽可以名也

歸休店記

喜壽南有地如丘而平底結茅爲店東南邇市廛然滚林逼塞其間隔人語寂寂然店之環篁竹猗猗而密頗有埜趣而澹淡焉時乃至採菜而爲羹脫巾而漉醪食飽飲足則枕而臥臥而夢夢亦與世異趣覺而醒又酌而醉殆如游異境於是數謂養性則莫如樂心樂心則莫如游目游目則莫如異境兹店也去亭殆不過百步而於形狀之異則如阻數里乃每至使我憺而忘歸者非兹店也歟廼採筆志于其壁

答清秋子

見示無恙我喜何過之承問凡書無用我字及

號然我國俗自古無字今世以俗名行焉故若
和文如贈答書稱其人之字或號而用我字號
亦可也是結交之輩贈答也予嚮與和文之書
於太宰純純是同社親故我書純之號而用予
號純甚不喜罪予以非禮答我以漢文之書純
之質常好責人瑕疵故然是不可論也今世名
諱名人人有其名是則可謂字也如親友相互
用其名亦可也然是亦和文之贈答耳至漢文

之書別當有法也

喜壽先生傳

喜壽山名也先生不著姓名老而隱斯地人因
爲號焉爲人好閑閴避囂躁性惰病多甚困麽
禮法且苦交塵俗常嗜酒而樂山水賦詩著文
頤縱己志也醉而兀然則高歌醒則恍爾則彈
琴也或望山雲繞廻滚林或臨雪濤濆瀑大江
或觀清泉究渾潤流游目騁懷也卅盧去都不

遠鄉里賓客有時尋訪乃則稱病不遇如此已數焉客大怒曰非禮人也先生聞之大喜尚且自若是以隱而未三歲無敲門者愈益寂然琴酒之樂陶陶焉春朝夏夕情倦興盡則曳杖而步稚子在側每至園圃相從而行席長筵而箕踞攜罇酒而酬酌調戲歡笑而採果摘菜盈筐而歸斯是趣也非有意甯遯道之有無略似安仁所謂優遊以養拙

與烏山侯

某不佞避世陋巷四載於此則杜門高枕謝絕賓客惰氣滋蔓不可以芟夷也即久要舉謂奈何絕交獨素尚無人之地或謂彼常放曠而不愧人所非今已見其狀矣非虛語也曩昔以嚴君一大庇之恩德數十年之間執事事已以其德竣矣不然駑力何得無咎愆乎抵今服膺爲感可知繼復足下腆渥言厚不佞何德得濟美

之寵如此乎今年豚兒與足下同祇役浪華頃
兒以書謂一日相遇足下則莫不三言不佞且
辱惠賜美意遥庇懇懇不知所謝也則不佞放
曠而不愧人所非於足下亦可知請以勿罪兒
又謂於趨役之事日惟辱命是恐然以足下指
授之素閑則事爲晏然伏冀雖小過叱之不置
是懇是亦一大庇之恩德哉

猗蘭臺集三稾卷之五